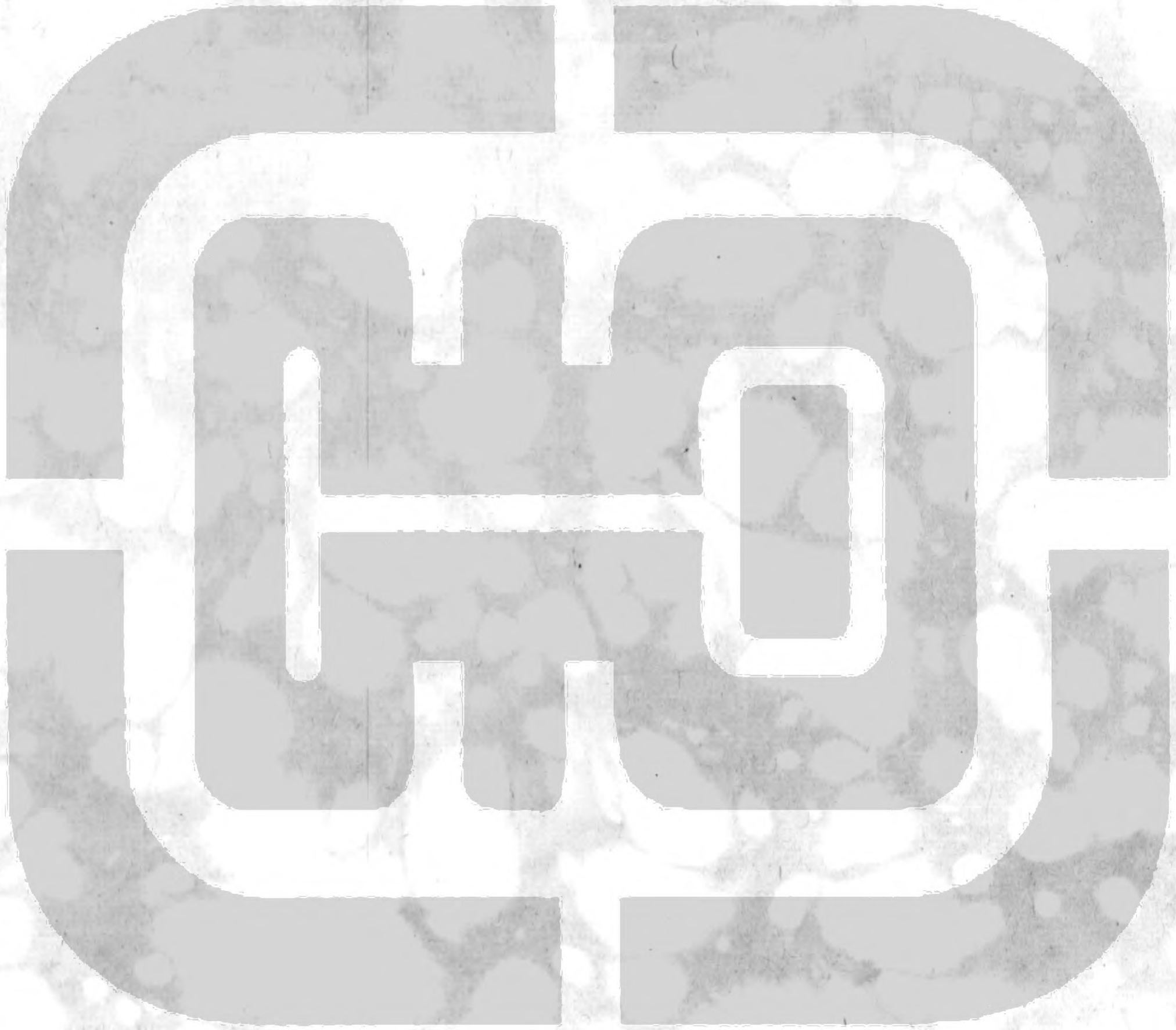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体安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愛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匈匈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惟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怡然便以為安且謂部有內難勢必不來天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虜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有先備敵雖強

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雄幸益彼或不以有
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
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君盡知
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
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
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
破敵之計　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　仁宗以經
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
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已昊臣服呈於
中外文彥博富弼為相朝士相賀　仁宗曰古之用人
不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乎　乙未初

相王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国相司馬公詩系公事
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
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
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
或老於藩郡以泯沒其材內為讒邪之所媚忌外為夷
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所繫臣願陛下斷然為社
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
以寢敵人之誚可以圖恢復之大計　陛下終未大用
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
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
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　仁宗思用仲淹夷

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室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声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不能不採異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闈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縱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又之於此矣稅鄭任用奸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

隱寄矣是又失之於彼也　陛下比歟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　陛下為不世出之英主遭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　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而秦生也其間寂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文固結盜　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過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為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禍胎於內而亂形於外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權之入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古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掊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而[illegible]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捻禁旅又而不代隍結[illegible]人為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甘心其後而不自以為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咲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正衙抨劾祐自謂膳落於溫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

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横加於噲伍高爵
濫及於醫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城置運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内外將帥剥下賂
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於怨百姓皆非
治世事也　陛下自揔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
竄逐猾闒　天下尤服　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
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頓　陛下
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
唐之禍而庠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强臣不惟尊嚴
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不然臣恐大阿倒持日甚一
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
誅為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古二

臣聞民為邦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
固邦本為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揺疑貳之時我
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繇
四海民心戴宋惟舊　陛下即位于今三紀深仁厚澤
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為
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日不宣詔條二日不恤刑獄三曰
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覩比年寛卹之詔屢下
然而實惠未孚于民皆縣州縣不能奉行之敝昔人謂
走掛墻壁今則初未嘗出屯還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

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掠而遽收故上雖有良
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
刑獄臣伏覩　陛下悼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
加然措刑之效未遠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
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
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
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強者刼持以求勝弱者
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
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消其欲則獄事
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
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
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
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
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横費已歸
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隨突雞犬不寧而
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
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舊
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折十以共筋角之輸新山林以
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
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況今夷狄外侮
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　陛下
淮專專博之二下側怛之詔勸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

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三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爲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爲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之所爲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興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西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爲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謀之宮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七上皇春秋猶盛而遽爲是曠世絕無之舉哉其可謂

賢於堯舜遠矣　陛下思所以仰副　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惑聖聽者　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焉臣謂太上皇之與　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疑而待　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　大上皇知子之明以盡

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婁敬婁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古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

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刃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一方是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誦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閧然未決故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御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

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　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破毒亦甚矣　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　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　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　陛下之節儉

可以豐財　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郡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强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　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授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爲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皐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洛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喜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　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　仁宗即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迪張知白魯宗道爲宰執皆正人也　英宗因舊相韓

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略掠而遽收故上雖有良
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
刑獄臣伏覩　陛下悼所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
加然措刑之效未遠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
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急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
為鷹犬案牘滿箱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
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刼持以求勝弱者
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寃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
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消其欲則獄事
一切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
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催科次之昔之
循吏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
催科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為辦事
民當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横費已歸
於蠹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敲呼隨突雞犬不寧而
欲民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
為名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
田宅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共筋角之輸斬山林以
為兵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為奸民情大擾苟不有
以安恤之切恐民逃其上散為盜賊矣況今夷狄外侮
國威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　陛下
准專專之二下側怛之詔勸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

版今天下之敝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敝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爲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爲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爲某官是固能進百官乎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公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生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爲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　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爲　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大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

以各司其局爲了官事以故納論爲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爲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爲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爲之助乃曰我自有職又有默不言者聞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其至諫之職果如是乎　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三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

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處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諫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尋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敝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敝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賢爲愚爲不肖而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郡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

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繆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以　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敝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　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馬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　陛下近日召元老正人式寘之政府式寘之臺諫式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爲治表臣願　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貴以繁文勿待以虛礼勿責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　陛下既以運壈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天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成戰功三輩之見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　陛下宜詔之曰閫外之

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之則進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海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　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黠權之利而持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　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咈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　陛下者不可不察　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　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傳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　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虜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為兩府者有為三公者嗚呼道路衆笑閭閻名器之

淳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
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從或於中降是皆為
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
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
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
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闇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
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迷誤
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
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
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　太上皇即位之
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奸佞天下稱快所以能中
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躰元居正之
初也　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堯舜之明繼述　太上
皇　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
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　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
今日之敝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
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
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
不舉而敝寧有不革者耶敝事既去內治既脩則夷狄
有不足攘

論左右史四事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至寄誤蒙親擢秉之左右史自供職以來僅詩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楮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為戒庶幾人君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為鑒戒　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　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為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脩為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譔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後之厥後使臣執筆乃復追史沿襲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　陛下遵　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書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心懷姦惧欲史官所記漸廢左右侍立之職凡朝議　張聞之安復正蔵　使每入閤命左右史輩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初詳於史書　國朝故事天子朝則記注官立於御坐之後歐陽脩人胃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

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備顧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妨於備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備起居注王安禮奏延正觀故左右史得足聞天子德音業以一府自有時政記已自除臣除登對許記注時 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顯辟或肆說愚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 陛下復歐陽脩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 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 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蟠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掬處有命則臨陛脩所聞對而書之不聞歐陽脩奏請自今前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脩面錄聖語以此知 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

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為
亦愛礼如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
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
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
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
又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為諫
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白兩省屬皆
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　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
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為盡亦文宗命
魏謩之意也熙寧中脩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
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
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
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却之
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
未嘗以班次為拘左右史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
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為
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
仁宗怒之則蔡襄為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
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元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
兩班知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
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
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臣等所陳四事上皆近日記注失

職之大者臣等是居是職故不盡言伏望
驗今徇名責實而行之不勝幸甚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二

梅溪先生奏議卷第三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言[illegible]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illegible]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君有讎而復之者也夏小康滅浞以復后羿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已我 藝祖 太祖 帝應天文人神聖武大

業親平諸僞 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可謂盛矣
不幸運屯陽九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
世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
以謂國無五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夢以六千
里之國亡 荀卿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爲君
臣爲子孫可謂至矣恭惟 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
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 陛下
聖意端有在焉 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爲念竊
聞每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
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臣社稷宣召語及
祖宗陵寢輟然四十年矣臣仰知 陛下之心

女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 山 宗何在位之
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故欲踵昔日
奸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讎之犬羊指 祖宗中原之
境土爲虜人之土謂不當取指 祖宗中原之人民爲
虜之人民謂不當納 大秦離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
之以資敵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
嘲而聚 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爲一談
牢不可破曰非 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
計其誰肉訴有君無臣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 陛下
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管息之頃必
念 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拯危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
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儆有位無
小無大咸懷忠良去和附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　陛
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
通神明祖宗在天之靈無負　太上皇付托之意
美中原何患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
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無惡備焉其何可赦臣
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奸音為士人
以權酷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狠籍惡吉播
播藩籬飛在天端居政府浩不知盡臣之大節鄭弘
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
八焉往歲　太上皇帝謂　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
親征思雪國恥知　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
社稷付之深望　陛下之大有為也浩為心腹之臣不
能以忠白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讐首建寢兵之言專
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惡為固寵之身謀此
懷奸之大罪一也　太上皇憤洋亮之渝盟悟和戎之
失策以疆埸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
戰復秦隴故上色兵固守俟時授機縱未能長驅以克

中原亦可以牛制勇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吳璘進
取陰使其當鼓扇浮議妄謂虜畫西夏協力攻璘遂從
中制令不得有斬逐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
氣中原離心讁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
不獨棄民是乃棄言者曰告欲售一已之私而不顧國
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
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為一已私恩躁
進之徒翕然合為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為之沸騰
至有嫡子嫡孫之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密傳心印者
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
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
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為人此
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魏宰相若無
人待同僚為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
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已出自為右揆益歸其奸方
欲排擊所憎駙除異已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
下察其奸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
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
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
言不使上達有後已者則以免辭嗾之春闈首試知舉
三人上躰聖心簽門時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
宅追捕濰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上曰今刊

行安宅險人也乎有浩而不知有　陛下不遵聖旨而
惟浩是從卒不許刊　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
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　太上皇用
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　陛下因忖以江淮重
任擢為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
水炭不同且俱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
正志往建康欲沮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
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為許靖房
管有識為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也浩凡與同列奏
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蜂免參
政劉子羽未嘗稱　祖宗及　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
語以報行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為相每奏事
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
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
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大學生
經　太上皇教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為已恩務在籠
絡已而聞諸生議已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
言大學有風波臣　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
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
試士子填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歎嘆浩乃作威以逞
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　上怒補試宣嘩欲令不考
其以誤其遠來故之浩善則稱君皆此類也

此訟上之大罪遂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
堯舜主而懷共鯀之凶　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回大
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
陛下正其罪惡寬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
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
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
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任
而處四凶于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浩
之罪乞加竄殛　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　陛下
能去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于庭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紹府輿論咸以為疑謂　陛下雖能去邪
而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
不忠於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
姑論其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敎秦檜而主和議可
謂懷奸棄德順而資寇讎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
八司馬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
權　陛下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　陛
下委任忠臣而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
聖旨可謂欺君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
一且不容誅浩有[illegible]共何可赦縱不良之四裔以禦

魑魅其可以三清之手[illegible]貢奸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況紹興密邇王都最為大府浩書嘗為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自見其吏民耶臣願　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櫫取名罪差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進取利害劄子

臣共惟　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金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況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況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為弔伐而舉況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論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獲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　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來蘇之望敬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敕之言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為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圖籍[illegible]以若約降封其守國

使止守諸城未下[illegible]少[illegible]爭開門而待之市公後其
言南陽守齮降封為商侯到陳西十日引兵西無不下
者今中原列城為虜守者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
知吾所以待之若如何耳故聞蕭望蒲察之徒降而受
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公
日之事正宜若市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
也臣又聞汪澈被召已至中途未知誰拊其任臣謂宜
令張浚并都制荊襄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
心遠近同躰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況荊襄將
上素懷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右使浚兼制
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　陛下亦
以進取事詔之且明諭以　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
惜為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
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虜
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數處受敵數數救援亡之不暇縱未
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
臣願　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
今正是天以機會授　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奸人多謀能觀時而為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
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

變祖宗法度遂[illegible]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爲相惠卿自知罪大爲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異脫典刑時蘇轍爲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　祖宗時爲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爲士人時常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爲秦熺之壻託平曰秦所交結者賂熺乳媪使之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授義問遂繇筦庫而得密院編脩爲士論所嗤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授浩浩喜其佞已遂遣之建康以爲說客欲以口舌沮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爲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爲已與浚荅問辯難之語歸以妄浩浩大喜之除爲戶部郎官浩與正志姪同而族異[illegible]浩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家爲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朝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爲許靖房琯聞　陛下召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爲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之浩之奸斯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知朋比說愿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illegible]日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

豈之末臣濫職[illegible]不記而擊之寧不自媿於紹輔乎欲乞　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說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說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逐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躁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為死黨至譽叔文為伊周管葛憲宗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殛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正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於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為親密出入門闌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鍾舞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躐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搖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疏斥浚而誅李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　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illegible]

今日淮甸之捍邦公門

方欲恢復中原而未收效者賞罰而已前日二
功賞不踰時與論咸以為當說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
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
尉天下之公議乎郎曹遷判至久麼也而臣喋喋言之
者非以其玷列宿汙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
是非寔繫焉伏乞　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
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
大謀臣竊見　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
定淮甸者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　祖宗之境土復
會稽矣於是都可謂得宜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敦
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
者今欲外攘狄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為患猶未勦
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朔廷議
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祖時度
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
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
林以為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
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為瀕海州縣之患
聞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
開其自新之路

外必先安內少恐也臣又聞二廣
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
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
不聞遂致滋蔓為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
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為外臺共理
之寄以分　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為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恥於為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
時之盜二者俱無焉則何以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
伏見久未滅之地聖慮者蓋縣帥亡
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之罪又從而遷為大藩
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切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
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為之不
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
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
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群其可
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良弼不能弭奮化之
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為之浩然運使鄧酢用虞吉桑商
以禽凌鈇良弼忌酢併與桑商等皆不奏功致桑商憤
然嘯呼而和驟黨千人犯四縣殺戮官軍

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其位之罪乃因而久任
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即時以代而仲通刻薄小人昔為
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
有嚴才可以任使及洽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
奥援海盜猖獗略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良弼雖無仲
通之惡然聞其老繆不事事況二廣去朝廷為遠斯
民所恃以為命者惟師帥之臣尔良弼為大帥而盜賊
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
除奪良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廣
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命令三節省劄子

陛下方圖恢
復而板蕩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
又不可遽而取怪有扁加節省可以溥助軍興然節省
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鼓富庶唐
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　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偕
儉以平　仁宗皇帝被用黃絁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
帝王之盛德哉　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　陸
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
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切見內侍都知李綽具
到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
云住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

區區猶望　陛下躬率之者蓋谷　陛下於乘輿服御
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斥賜外府以助
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　德壽
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支半
而更可以分數減者　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敢
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
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師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
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為浮
說動搖大計以離間　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
果行始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
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告會高霞寓戰却宰相
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
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
措置如何渠可一敗便沮成計乎是左右不能容其
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　陛下以劉
大為心毋以小衅自沮察小人之意勿為浮議所搖敷
遣中使慰勞將士日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
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
得以肆其讒間況　陛下今日之師為　祖宗陵寢而
舉為　徽宗　欽宗復讎而舉為二帝宇境土而舉與

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方不同　陛下隱之於心俯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恤我授機而進知難而退側身脩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脩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　陛下斟之如何耳

論休假劄子

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為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　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放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時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勑朝廷不可以常時作假與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興不勝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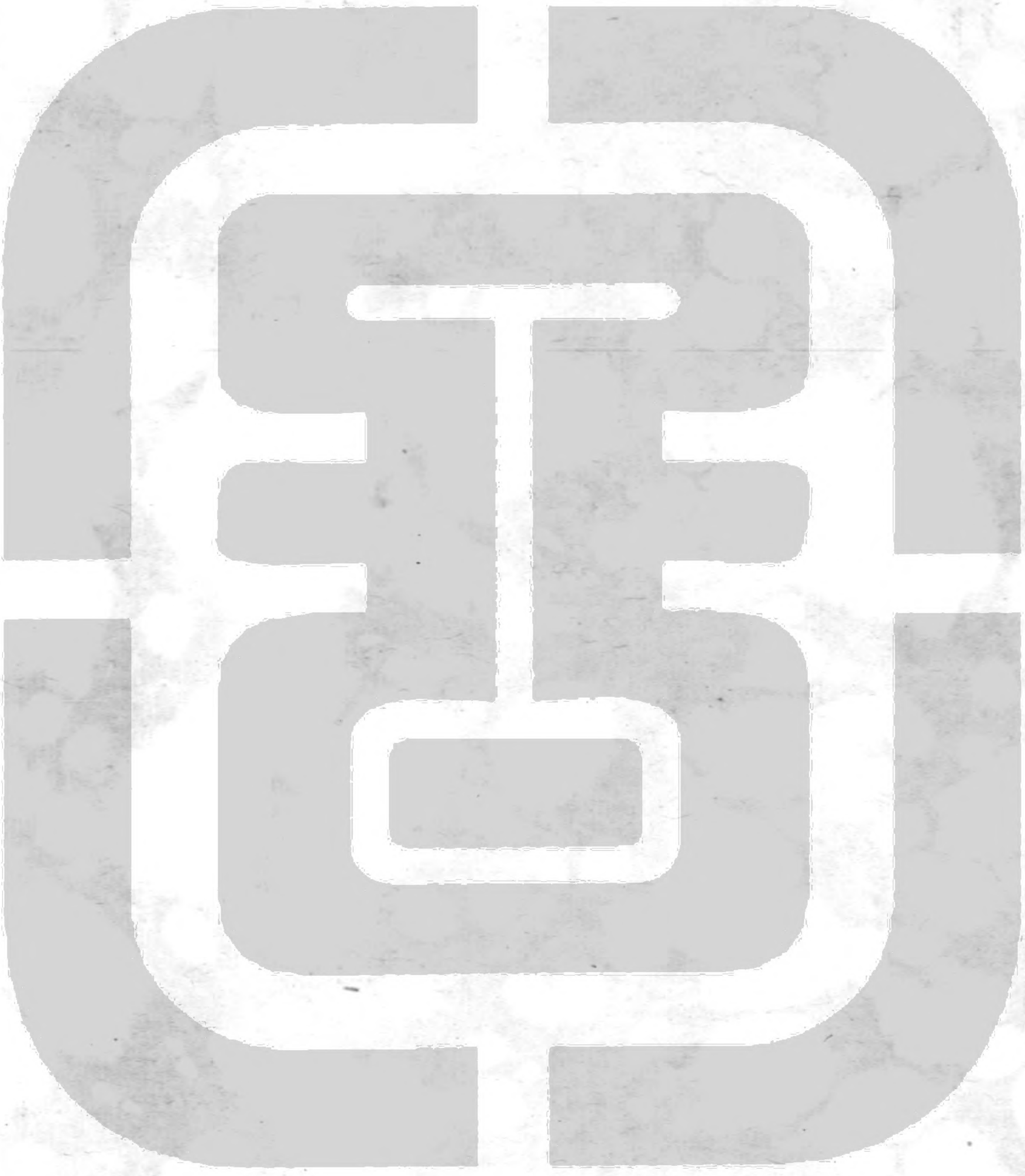
論林安宅劄子

臣聞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誅王法之所不赦也王逢安有林安宅者其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為妾則以濫聞及倅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贓聞及作廣漕起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諂事鄉人朱倬倬令何溥薦之而得浙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邪翼之恩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

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氏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為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記安宅和之安宅既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為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以為笑　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事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　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為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　陛下稱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　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為肯議所不容乃許病以求致仕朝廷況以宮闈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奸　陛下以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與僥倖復留之計動用奸謀以要君父不顧廉恥不知進退真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洽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小大皆委於吏胥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宜前政遽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　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為安宅者固宜惶懼朝聞命而夕即位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斷自宸衷正安宅之罪而竄逐之以為不知廉恥者之戒

貼黃臣與安宅素無姻婭比因安宅奉　文浩意旨

毀省試策題及程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禾
然安宅聞　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蓋用奸
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即蒙　陛下罷而
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謝物議沸騰
咸謂安宅倚恃奥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
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
奸邪交結等事　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
去臣仰窺聖意既俯听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
全安宅使不繇　禪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
復乞朝辭異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所條列其罪謂即
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皇懼之
至切聞　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小人而不能使其知
畏尚何面目居風憲之地邪安宅前日聞　陛下用臣
為臺官即許為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
上要君尤是以見其奸詐今宜即去而復乞朝辭未有
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奸計復行也臣切見近日
執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
眷異禮邪欲乞　陛下深察安宅奸邪交結之罪亟賜竄
逐以討公議